

雨 後

及其他



雨
後

雨 後

及 其 他

沈 從 文 著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1 9 2 8

1928 9 1 付排

1928 10 1 初版

1——2000册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目 次

雨後·····	1
柏子·····	15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	33
有學問的人·····	65
誘——拒·····	78
某夫婦·····	129

雨

後

雨 後

「我明白你會來，所以我等。」

「常真等我？」

「可不是。我看看天，雨是要落了。誰知道這雨要落多大多久。天
又是黑曠，我喊了五聲，或者七聲。我說，四狗，四狗，你是怎麼啦
！雨快要落了，不怕麼？全不會回聲。我以為你回家了。我又算，：

雨
後

：雨可真來了。這里樹葉子響得怕人，我不怕，可只擔心你。我知道你是不會拿斗篷的。雨水可真大。我是躲在那株大楠木下的。就是那株楠木，我們倆……忘記了麼？你裝。我要問你到底打那兒來。身上也不濕多少，頭又是光的，我問你，躲到甚麼洞裏。」

四狗笑。四狗不答。他不說從家中來，她便明白的。

他坐到那人身邊去，擠攏去坐，坐的是桐木葉。

這時雨已過前山，太陽復出了，還可以看前山成塊成片的雲，像追趕野豬，只飛奔。四狗坐處四圍是蟲聲，是樹木枝葉上積雨下滴的聲音。上是個棚，雨後太陽蒸得山頭出熱氣，四狗頭上卻陰涼。頭上雖涼心卻熱，四狗的腰被兩隻手圍着了。

「四狗，——」想說什麼不及說，便打一聲唿哨。

因為對面有同伴，同伴這時正吹着口哨找人。

同伴是在雨止以後又散在山頭摘蕨，這時陪四狗坐的也是摘蕨人。

在兩人背後有一背籠，是她的。四狗便回頭扳那背籠看。

「今天怎麼只得這一點？……喔，花倒得了不少。還套莓呢。我正渴，讓我吃莓吧。下了一陣雨，莓是洗淡了，這個可是雨前摘的。我喂你一顆。算我今天陪禮，不成嗎？」

「要你陪禮？我才……」

她把圍着四狗的腰的兩隻手放鬆了，去採地上的枯草。

「我告訴你，我也總有一天要枯的，——一切也要枯，到八月九月。我總比你們枯得更早。」

四狗，莫名其妙。他說道：

「我的天，我聽不懂你的話。」

「我也不一定要你懂，你總有一天懂的。」

「讓我在這兒便懂，成不成？」

「你要懂，就懂了，載不得我說。」她又想，「鬍子耳邊響大

雷，」就嚇的笑了。

四狗不再吃葷了，用手扳並排坐的人頭。黑色的皮膚，紅紅的嘴，大大的眼睛與長長的眉，四狗這時重新來估價。鼻子小，耳朵

大，下巴是尖的，這些地方四狗卻放過了。他捏她辮子，辮子是在先盤在頭上，像一盤烏梢蛇，這時這蛇挂在背後了，四狗不怕蛇咬人，從頭捏至尾。

「你少野點。」說了卻并不回頭。

因為蛇尾在尾脊骨下，四狗的手不得到警告以前，已隨隨便便到

……

四狗漸漸明白自己的過錯了。通常便如此，非使人稍稍生氣，不會明白的。於是他親她的嘴——把臉扭着不讓這麼辦，所親的只是耳下的頸子。四狗爲這個情形倒又笑了，他算計得出，這是經驗過的，像看戲一樣，每戲全有打加官。打加官以後是……末了雜戲熱鬧之至。

稍停停，不讓四狗看見，背了臉，也笑了，四狗不必看也清楚。

四狗說：「莫發我的氣好了。」

「怎麼還說人發你的氣。女人敢惹男子嗎？……噓，七妹子，你莫顛！」

後面的話聲音提得極高，爲得是應付對山一個女人的唱歌。對山七妹子，知道這一邊山草棚下有阿姐與四狗在，就唱歌弄人。

四狗是不常常唱歌的，除非是這時人隔一重山——然而如今隔一層什麼？他的手，那隻拈吃過特意爲他摘來的三月莓的手，已大膽無畏從她脅下伸過去，抓定一隻奶了。

但仍然得唱，唱的是：「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對奶子翹翹底，心

想用手摩一摩，心子只是跳跳底。」

四狗的心跳，說大話而已。習慣事情不能心跳了，除非是桐木葉子作她的褥，四狗的身作她的被，那時得使四狗只想學狗打滾。

對山的七妹，像看清四狗唱這歌情形下的一切，便大聲的喊：

「四狗！四狗！你又撒野了，我要告！」

「七妹你再發瘋你讓我搥你！」

作妹的怕姐，經過一陣嚇，便願自規規矩矩扯廢去了。這裏的四狗不久兩隻手全沒了空。

像捉魚，這魚是活的，卻不掙，是四狗兩手的感覺。

四狗不認字，所以當前一切卻無詩意。然而聽一切大小蟲子的

叫，聽掠乾！翅勝的蚱蜢各處飛，聽樹葉上的雨點同地下的跳躍，聽在身邊一個人的心跳，全是詩的。

「請你念一句詩給我聽。」因為是她讀過書，而且如今還能看小說，四狗就這樣請。

明白她是讀書人，也就容易明白先時同四狗說話的深意了。她從書上知道的事，全不是四狗從實際上所能瞭解的事。爲是要枯了，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比其他快，便應當更深的愛。然而四狗不是深深的愛嗎？雖然深深的愛，總還有不夠，這是認字的過錯。四狗幸好不認字，不然這一對，當更不知道在這樣天氣下找應當找的樂了。

說是請念一句詩，她就想。

念深了又不能懂，淺了又趕不上山歌好，她只念：「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景不洽，但情緒是這樣情緒。總還有比這個更好的詩，她不能一一去從心中搜了。

四狗說這詩好，——不是說詩好，他并不懂詩。是說念詩的人與此時情景好罷了。他說不出他的快樂，借詩洩氣。

手是更其撒野了，從奶子滑下去，停到褲帶邊。

「這樣天氣是不准人放蕩的天氣，不知道麼？」

四狗聽到說天氣，才像去注意天氣一樣，望望天。天是藍分分，

兩

還有白的雲，白的雲若能說是羊，則這羊是在海中走的。四狗沒見過

海，但是那麼大，那麼深，那麼一望無邊，天也可以說是海了。

「我說天氣太好了，又涼，又清，又……」

「你要成癆病才快活。」

「我成癆病時，你給我的要好多了！」四狗意思是身體強，縱聽過人說年青人不注意身體就會害癆病，然而癆病不是一時起的事。

「給你的，——給你的什麼？呸！」

到底給什麼，四狗也說不出口。於是被呸了也不爭這一口氣。說出來，難道算聰明麼？

到後他想到另外一個事情，要她把舌子讓他咬。頑皮的章法，是四狗以外的別一個也想不出，不是四狗她也不會照辦。

「四狗你真壞，跟誰學到這個？」

四狗不答。仍然吮。那麼饞嘴，那麼粘糍，活像狗。

「四狗……你去好了。」

「我去，你一個人在這里馱着成？」

她卻笑。望四狗。身子只是那麼找不到安置處，想同四狗變成一個人。她去捏四狗在平時不能輕易儘人損害的一樣東西，像生氣的是附屬於四狗的那個牠。

她把眼閉了，還是說「四狗你去了吧。」

四狗要走，可也得馱一會兒。

他看她着急。這是有經驗的。他仍然不鬆不緊的在她面前纏，則

結果她將承認四狗在她面前放肆是必要的一件事。四狗壞，至少在這件事上是壞的，然而這是有縱容四狗壞的人在，不應當由四狗一人負責。

「我讓你擺布，四狗可是你讓我……」

一切照辦，四狗到後被問到究竟給了他多少，可胡塗得紅臉了。頭上是藍分分海樣的天，壓下來，然而有蓆棚擋駕，不怕被天壓死。女人說，四狗你把我壓死了吧。也像有這樣存心，到後可同天一樣，作被蓋的東西總不是壓得人死的。

四狗得了些甚麼？不能說明。他得了他所給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還是用秤可以稱的東西呢？他又知道了。她也得了

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釋的快樂兩字。四狗給她一些氣力，一些強硬，一些溫柔，她用這些東西把自己醉，醉到不知人事。

一個年青女人，得到男子的好處，不是言語或文字可以解說的，所以她不作聲。仰天望，望得是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齒，然而這是放肆過後的事了。

「四狗，不許到井邊吃。那個冷水！」

在草棚的她向下山的四狗遙喊時，四狗已走到竹子林中，被竹子攔了她的眼睛了。

天氣還早，不是燒夜火時候。雨是不落了，她還是躺，也不去探巖。

柏
子

柏子

把船停到岸邊，岸是辰州的河岸。

於是客人可以上岸了，從一塊跳板走過去。跳板是一端固定在碼頭石級上，一端在船舷，一個人從跳板走過時，搖搖蕩蕩不可免。凡是要上岸的全是那麼搖搖蕩蕩上岸了。

泊定的船是太多了，沿岸泊，桅十數不清大大小小隨意的矗到空

中，桅子上的繩索像糾紛成一團，然而却并不。

每一個船頭船尾全站得有人。穿青布藍布短汗褂，口裏噙了長長的旱煙杆，手脚露在外面讓風吹，——毛茸茸的像一種小孩子想像中的妖洞中嘍囉毛脚毛手。看到這些手脚，很容易記到「飛毛腿」一類英雄名稱，可不是，這些人正是！桅子上的繩索揸着活車，拖拉全無從，看這些飛毛腿的本領，有得是機會顯露！毛脚毛手所有的不單是毛，還有類乎鈎子的東西，光溜溜的桅，只要一貼身，便飛快的上去了。爲表示這上下全是兒戲，一面整理繩索一面還在上面唱歌。那一邊桅上，也有這樣人，則歌是來回唱，更有勁。

昂了頭看這把戲的，是各個船上的夥計。看着還在下面喊着，不

拘要誰一個試上去，全是容易之至！只是不得老舵手吩咐，則不敢放肆而已。看的人全是心中發癢，又不能隨便爬上桅子頂，去唱歌，逗他船上媳婦笑，便罵了。

「我的兒，摔死你！」

「我的孫，摔死了你看你還唱！」

「……」

仍然唱，且可以說更起勁。但可以把歌唱到下面罵人的人聽，當先若是唱「一枝花」，這時唱的便是「衆兒郎」了。「衆兒郎」却依然是笑嘻嘻昂了頭看這唱歌人，照例生氣是不能的。

可是在這情形中，有些船，却有無數黑漢子，用他的毛手毛腳，

盤着大的圓的黑鐵桶，從艙中滾出，也是那屢搖搖蕩蕩跌到岸邊泥灘上了。還有方形用鐵皮束腰的洋布，有海帶，有魷魚，有藥材……這些東西同搭客一樣，在船上艙中緊擠着臥了二十天或十二天，如今是應當登岸了。登岸的人各自還家，各自找客棧，各自吃嗎，這些貨物則各自爲一些大腳婆子來抱之負之送到各堆棧裏去。

在各樣匆忙情形中，便正有閒之又閒的一類人在。這些人耳朵能超然於一切嘈雜聲音以上聽出桅杆上人的歌聲，——可是心也正忙着，歌聲一停止，在唱歌地方代替了一盞紅風燈以後，那唱歌的人便已到這聽歌人的身邊了。桅上用紅燈，則不消說是夜裏了，夜裏世界不是平常的，你們看。

落着雨，刮着風，各船上了篷，人在篷下聽雨聲風聲，江波吼哮如顛子，船纜是互相牽連互相依靠，也簸動不止，這一種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對此決無奇怪，不歡喜，不厭惡，因為凡是在船上生活，這些平常人的愛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有月亮又是一種趣味，同晚日，與早露，全各有不同。然而他們全不會注意。但船上人心情若必須勉強分成兩種，或三種，這分類方法得另作估計。吃牛肉與吃酸菜，這是能左右一般水手心的一件事。泊半途與灣口岸，這於水手們情形又變。不必問，牛肉比酸菜為合這類「飛毛腿」胃口，船在碼頭他們也歡喜多了！

如今是說夜裏又正落小雨，泥灘頭滑人，使人無從立定，還有人上岸到河街去的。

這是其中之一個，名柏子，日裏爬桅杆唱歌，不知倦，到夜來，還不知道倦，所以如其他許多水手一樣，在腰邊板帶中塞滿了銅錢，小心心的走過跳板到岸了。先是在泥灘上走，沒有月，沒有星，細毛毛雨在頭上落，兩隻腳在泥裏慢慢翻——成泥腿，快也無從了——目的是河街小樓紅紅的燈光，燈光下有使柏子心開一朵花的東西在。

燈光多無數，每一小點燈光便有一個或一羣水手在，燈光還不及塞滿此小房，快樂却將水手胸中塞緊，——居然是歡喜在胸中湧，一定得打嗝，所以沙喉嚨的歌聲笑聲從樓中溢出，與燈光同樣，溢進

上岸無錢的水手耳中眼中，便如其他世界一樣，反應着歡喜的是詛咒。他們詛咒着，然而一顆心也搖搖蕩蕩上了岸，且不必冒滑滾的危險，全各以經驗爲標準，把心飛到所熟過的樓上去了。

酒與煙與女人，一個浪漫派的文人非此不能誇耀世人三樣事，這些嘍囉却很平常的享受着。雖然酒是醜冽的酒，煙是平常煙，女人則更……然而各個心是同樣的跳，頭腦是同樣的發迷，口——我們全明白這些只是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以及說下流話的口，可是口於這時也粘粘滋滋，也能找出所蓄於心各樣對女人的詔諛言語獻及面前的婦人，也能粗粗齒齒的把牠放到婦人的臉上去，腳上去，以及……他們把自己沈在這空氣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女人幫

助這些可憐人，把一切勞苦一切期望從這些人心中趕去，放進的是類乎煙酒的興奮與醉麻，在一個婦人身上。一羣水手同樣作着那頂切實的夢，預備將這一月貯蓄的金錢與精力全傾之於這婦人身上，他們却不會預備要人憐憫，也不知道可憐自己。

他們的生活，若說這生活還有使他們在另一時反省的機會，仍然是快樂的罷。這些人，缺少眼淚，却並不缺少歡樂的承受！

其中之一的柏子，爲了上岸去找他的幸福，終於到一個地方了。先打門，用一個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着哨子。

門開了，一隻泥腿在門裏，一隻泥腿在門外，身子便爲兩條臂纏緊了，在那新刮過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臉上，就貼緊了一個寬寬的溫暖

的臉子。

這種頭香油是他所熟習的。這種抱人的章法，先雖說不出，這時一上身却也熟習之至。還有臉，那麼軟軟的，混着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到後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個溼的舌子了，他咬着。

「停時的！我以為到常德被婊子尿衝你到洞庭湖了！」

「老子把你舌子咬斷！」

「我才要咬斷你……」

柏子
進到裏面的柏子，在一盞滿堂紅燈下立定。婦人望他笑。這一對是并肩立。他比她高一個頭，他蹲下，像整理檣繩那樣扳了婦人的腰，婦人身便朝前傾。

「老子是搖櫓搖厭了，要推車。」

「推你媽！」婦人說，一旁便搜索柏子的身上東西。搜出的東西往床上丟，又數着東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捲紙，一條手巾，

一個罐子——這罐子裝甚麼？」

「猜呀！」

「猜你媽，忘了爲我帶的粉嗎？」

「你看那罐子是甚麼招牌！打開看！」

婦人把罐子在燈前打開，放鼻子邊聞，便打嚏。柏子可樂了，不顧婦人如何，把罐子搶來放在一條白木桌上，便擒了婦人的腰，倒向床邊去。

燈是很明的，照了一堆泥腳跡在黃色樓板上。

外面雨大了。

張耳聽，還是歌聲與笑罵聲音。房子相間多只一層薄薄白木板子，比吸煙聲音還低一點聲音也可以聽出，然而人全無閒心聽隔壁。柏子的縱橫腳跡漸乾了，在地板上也更其分明。燈則依然光明，將一對橫擱在床上的人照得清清楚楚。

「柏子，我講你是一個牛。」

「我不是這樣，你就信我在下頭是怎麼規矩！」

「你規矩！你賭咒你乾淨得可以進天王廟！」進天王廟這是說像

豬。

「我賭咒。」

「賭咒也只有你媽去信你，我不信。」

柏子只有如婦人所說，索性像牛。牛到後是喘息了，鬆弛了，像一坩帶泥的吊船棕繩，散漫的在床上。

肥肥的奶子兩手抓緊，且用口去咬。他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腿……我們記得這時柏子是日裏爬梳子的柏子，則明白這時柏子縱是牛，也是將近死去的牛了。

婦人望到他笑，婦人是翻天躺的。

過一陣，兩人用一個煙盤作長城，各據長城一邊，燒煙吃。

婦人一旁燒煙，一旁唱孟姜女給柏子聽，在這樣情形下的柏子，喝一口茶且吸一泡煙，像是作皇帝。

「婊子我告訴你聽，近來下頭媳婦才標得要命！」

「你命怎麼不要去，又跟船到這地方來？」

「我這命送她們，她們也不要。」

「不要的命才輪到我。」

「輪到你，你這……；好久才輪到我！我問你，到底有多少……？」

婦人把嘴一扁，把一個燒好的烟泡裝上，就將烟槍送過去塞了柏子的嘴。

柏子

柏子吸了一口烟，又說，「我問你，昨天有人來？」

「來你媽！別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還算到你這屍……」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灘上泡壞了，你才樂！」

「是，我才樂！」婦人說着便稍稍生了氣。

柏子是正要婦人生氣才歡喜的。他見婦人把臉放下，便把烟盤移到床頭去。長城一去情形全變了，一分鐘內局面成了新袜子，柏子的泥腿從床沿下垂，繞了這腿的上部的是用紅綢作就套鞋的小脚。

一種醜的努力，是繼續，是開始。

柏子冒了大的雨在河岸的泥灘上慢慢的走着，手中拿的是一段燃着火頭的廢纜子，光旺旺的照到周圍三尺遠近。光照前面的雨成無數

返光的線。柏子全無所遮蔽的從這些線林穿過，一雙腳浸在泥水裏面，——他回船上去。

雨雖大，也不忙。一面怕滑倒，一面有能防雨——或者不如說忘雨的東西罷。

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熱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則頭上的雨與腳下的泥，全成了無須置意的事了。

這時婦人是睡，是陪別一個水手又來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種事情，誰知道。柏子也不去想這個。他把婦人的身體，記得極其熟習：一些轉彎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墳起與一些窟窿，即如離開婦人身邊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說得出尺寸。婦人的笑，婦人的

動，這也死死的像螞蝗一樣釘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過一個月的一切勞苦，抵得過船隻來去路上的風雨太陽，抵得過打牌輸錢的損失，抵得過……他還把以後下日子的快樂預支了，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後也將高高興興的作工，高高興興的吃飯睡覺，因為今夜已得了前前後後的希望，今天所「吃」的足夠兩個月咀嚼，不到兩月他可又回來了。

他的板帶錢是完了，這種花費是很好的一種花費。并且他也并不是全無計算，他預先留下了一小部分錢，作為在船上玩牌用的。花了錢，得到些甚麼，他是不去追究的。錢是在甚麼情形下得來，又在甚麼情形下失去，柏十不能拿這個來比較。總之比較有時像也比較過

了，但結果不消說還是「合算」

輕輕的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到得跳板邊時，柏子小心翼翼的走過去，所以預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因為老板娘還在喂小船老板的奶，聽到哄孩子聲音，聽到吮奶聲音。

辰州河岸的船各歸各幫，泊船原有一定地方，不相混。可是每一隻船，把貨一起就得到另一處去裝貨，因此柏子從跳板上搖搖蕩蕩上過兩次岸，船就開了。

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

這是早晨了。

雖然人正是極其胡塗，且把胡塗的眼看看自己以外的一切，這是作得到的一件事。

他就這樣辦了。

大致這看觀一切的才能，在他事業上有了互相幫助，所以他能

按了一種藝術上顯隱的原則，把觀察支配得勻稱之至。他看見的是，——

一個舊木床；（不消說床上是自己同女人，）包裹了自己同女人的是一幅綠花綢面的薄被。被是舊了的。頭上的頂棚是白色，白的顏色遠帶灰，也舊了。壁上用小圖釘釘洩了四張小畫片，（這又是上了年紀的古董！）……

牆的東邊角上，另外有掛衣傢具。他的素色長衫是掛在三件有顏色的花紗女人長袍子中間，顯出非常狼狽樣子。……

窗前一幅大窗紗，原本似乎是白色，是用過很高價錢換來的東西，這時模樣却如故家命婦，風姿的剩餘，反而使人看來更覺蕭條可

憐了。在紗簾下窗臺前是一個粉盒，是一把剪。……

一縷紅線繫在床頭牆壁小釘上。……

小小的梳粧臺上放得是茶壺，杯，女人的帽，一個小皮錢袋，一些不知用處的小瓶小盒。……

最後於是見到地下了，一些鞋，白色高跟的，黃皮的，黑皮空花的，薄底青緞的……鞋子有五雙六雙吧。

莫名其妙的，他笑了。

一個女人就等於這些眼所見的東西，這些東西也等於一個女人。單單說要一個女人，不要鞋子，香水，剪，以及……那恐怕是不行罷。

這發現，超平常識以上了，他便玩味着，彷彿還考慮着，是永久作一個女人的男子下去好，還是仍然依舊作光身漢子好。

當然是找不出什麼結果！

「還是對付眼前吧，」這樣想，就把心收回了。他讓觸覺來支配自己，這時節，身是光身，爲一個溫暖的肉體所偎依，手是恰恰如旅行者停頓到山水幽僻處模樣停頓在女人的腹下。

陌生的身體，每一處，在一夜來已成熟地方了，他爲這樣便驚異起來。只一夜，就是這樣的熟習，那些把身體給了一個男子，一年半載的在一塊，這狎玩，這習慣，真不堪設想了！在平時，這奇怪別人的在人面前的放肆親嘴爲不可恕的示威，但想想，假使身前并無他人，

這應當是怎樣情形呢？

他能從自己的放肆上想出別人的一切。這才真是不可恕的荒唐，假使讓這樣行為給了一個光身漢子有知道的機會！

年青人，爲了一種憧憬的追求，成天苦惱着，心上撥着大的波濤，但所知道真是可憐的少。爲一度家常便飯的接吻，使用着戰士的犧牲與勇敢向前。爲一次不下於家常便飯的摟抱，這想望，也就毀了自己一切生活上的秩序。但在另外任何一處，這樣事真是怎樣不足道的平常事啊！一個女人在這事上或在沒有發現男子可憐以前只看出男子是可笑東西。是的，男子永遠是可笑東西。爲了好奇，他追求，不顧一切，但是，發現了這事以後，那看得平常的心情，便把過去的

損失從輕視這行為上找到利息與本錢了。這本利是非掙回不可的。

沒有一個男子不是這樣的，他也是。

此後，沒有那所謂驚訝了，也沒有神祕，沒有醉，放蕩一點，或者在情慾上找到一種沈醉罷。但這樣，去第一次的幻的美麗更遠了。

一個男子在不會接近女人以前，他的無知識，愚鹵，是可憐可笑的。不過，作了一個女人的去或情人以後，對人生較淵博的這人，再也不能想到當初的美的夢了。他所發現的仍然很多使他驚奇，但全不是所預料的一切一切。

從這方面說來，所有的損失，是不能在何等支票下兌取本利的。

他想到這些，並沒有結論。因為所謂支票者，是在自己身邊。數目是在自己填寫。他在一晚來已填過一些了，似乎還可以再開一個數目。

他把手移動，這樣事，找不到怎樣恰當名詞。他對於這手的旅行是感到愉快的。他不願意她醒，因為只有這樣可以得到一些反省機會，機會是極難得於平時找到的東西。

這荒唐不經的行爲，在將來，將怎樣影響到他的生活上來？他並不計到。他同時所覺到的，是在昨夜以前的自己，所作的女人的夢，太膽小，太窄，太泛了，這時的所得只給了一個機會，是從此更能憐憫一切未曾作男子的男子。

讀十遍遊記，敵不過身親其地旅行一回。任何詳細的遊記，說到這地方的轉彎抹角，說到溪流同小岡，是常常疏忽到可笑的。到這時，他才學得作一個女人身上的遊記，是無從動筆的。天才或者是例外。但旅行的天才儘有，記述這樣旅行的遊記是從沒有一本較佳的東西。因此想到自己的事業，不過自己能作得好麼？這是問題。

女人的味，用眼睛看的所得，是完全與用手或別的什麼去接近有兩樣感覺的吧。眼睛的適宜不一定同樣適宜於手或別的東西。用眼睛來選擇愛情是很危險的。眼睛看女人是一首有韻的詩，其實用手來讀這詩時才知道女人是散文，是彷彿來不及校對而排印的散文，其中還有錯字，雖然錯字多數是夾在頂精彩的一句中。

女人的味道是雄辯，到佳處時作者與讀者兩不知還有自己存在。

情慾是雅片，單是想像的抽取，不能醉人。嗅，也不能醉，要大醉只有儘量，到真醉時才能發現雅片本質的。雅片能將人身體毀壞靈魂超生，情慾是相反的。

說是雅片能怎樣把人的靈魂超度，那是沒有的事吧。不過一種適當分量下的情慾滿足，是能使人得着那神清氣爽機智的。

牠是帶着極和悅的催眠歌在一塊的，那是應當被人承認的一種事實。

至少他是承認了，他在今年來算是第一次得到安眠，比樂劑的飲服還多效驗。他儘了量的用了這女人過後，便為睡眠帶進另一個夢裏

去了，醒來雖比女人還早，一種舒暢是在平時所不會有的。

這合了雅片能治病的一個故事，沒有上癮，間一次的接近，他的失眠症，是從此居然可以獲救了。

覺悟到這些的他，同時手卜得的學問是一種文字以上的詩句，是夢中精巧的音樂的節奏，是甜的——但不是蜜棗或玫瑰龍眼。他屏心靜氣，讓手來讀完這一幅天生就的傑作。

她是和平的安靜的側身與他并頭睡下的。氣息的勻稱，如同小羊的睡眠。臉色的安詳，抵除了過去的無恥，還證明了這人生的罪惡並沒有將這人的心也染了汗點。

到這時，還有甚麼理由說這是為錢不是為愛麼？就是為錢，在一

種習慣的慷慨下，行着一面感到陌生一面感到熟套的事，男子却從此獲到生命的歡喜，把這樣事當成慈悲模樣的舉動來評價，女人：不是正作着佛所作的事麼？無論如何一個這樣女人是比之於自身以唯一男子的女人是偉大的。用着貞節或別的來裝飾男子的體面，是只能證明女人的依傍男子爲活，才犧牲熱情眷戀名教的。

女人把羞恥完全擲到作娼的頭上，於是自己便是完人了。其實這完人，心的罪孽是造得無可計量的。熱情殺死在自私手中，這樣人還有驕傲，這驕傲其實使具男子給她們的。她們要名教作什麼用。不過爲活着方便罷了。娼也是活。但因爲無節制的公開增加了男子的憤怒，反佔有的反抗使專私的男子失了自尊心，因此行着同樣爲活的本分，

却有兩樣名稱而且各賦予權利與義務了。男子是這樣在一種自私心情中把女子名分給布置下來的，却要作娼的猶感到侮辱，這是名教在中國的勢力。據說有思想的女人是這樣多，已多到一部分純然自動的去從軍，作軍閥戰士之一員，另一部分人極力去作姨太太，娼妓的廢除也日益喊得有勁，是辦得到的事麼？

所謂女子思想正確者，在各樣意義上說話，不過是更方便在男人生活中討生活而已。用貞節，或智慧，保護了自己地位，女人仍不免是為男人所有的東西。

使女人活看方便，女人是不妨隨了時代作着映自己的各樣事業的。雄辯能掩飾事實，然而事實上的女人永遠是男子玩弄。

說到娼，那却正因為職業的人格的失墜，在另外一意義上，是保有了自己，比之於平常女人保有的分量彷彿還較多了。

其一，固然是爲了一點兒錢，放蕩了，但此外其一，放蕩豈不是同樣放蕩過了麼？把娼的罪惡，維持在放蕩一事上，是無理由的。

這時的他，便找不出何等理由來責備面前的女子。女人是救了他，使他證實了生活的真與情慾的美。倘若這交易，是應當在德行上負責，那男子的責任是應比女人爲重的。可是在過去，我們是還沒有聽到過男子責任的。於此也就可見男子把責任來給女子，是在怎樣一種自私自利不良心情上看重名分了。

女人的身，這時在他手上發現的倒似乎不是詩不是美的散文，却

變成一種透明的理知了。

過去的任何一時節，想到了女人，想到了女人於這世界的關係，他是不會找到如此若干結論的。

她醒了。

先是茫然。凝目望空中。繼把眉略縐，昨夜的回憶返照到心上了。且把眸子移身旁，便發現了他。

她似乎在追想過去，讓牠全部分明，便從這中找出那方法，作目下的對付。

他不作聲，不動，臉部的表情是略略帶愧。這時原是日光下！

她也彷彿因為在光明下的難為情了，但她說了話。

「是先醒了麼？」

「是醒過一點鐘了。」

她笑，用手摟了他的腰。這樣便成一個人了。她的行為是在習慣與自然兩者間，把習慣與自然混合，他是只察覺得熱情的滋補的。

「為甚麼不能再睡一會兒？」

「也夠了，」他又想想，把手各處滑去。「你是太美了。」

「真使你歡喜麼？我不相信。」

「我那裏有權使你相信我？不過你至少是相信我對女人是陌生的，幾幾乎可以說是——」

「我不懂你，你說話簡直是做文章。」

「你不懂麼，我愛你，這話懂了麼？」

「懂是懂了，可不信。男子是頂會說假話的。」

「你說愛我我倒非常相信，我是從不會聽女人在我耳邊說愛我的。」

女人就笑。她倒以為從她們這類人口上說出的話。比男人還不能認真！

她是愛他的。奇怪的愛比其他似乎全不相同。

因為想起他，在此作來一些非常不相稱的失了體裁的行爲，成爲另外一種風格，女人咀嚼這幾乎可以說是天真爛漫的愛嬌，她不免微

笑。她簡直是把他當成一個新娘子度過一夜。一種純無所私的衷情，從他方面出發，她是在這些不合規矩的動作上，完全領受了的。

在他的來此以前，她是在一種純然無力的工具下被人用，被人吃。這樣的陳列在組上席上，固然有時從其他男子的力上也可以生出一點炫耀，一點傾心，一點醉。但她不知道用情慾以外的心靈去愛一個男子的事。

她先不明白另外一種合一的意義，在情慾的姿肆下以外可以找到。

在往常，義務情緒比權利氣質為多，如今是相反的。雖然仍免不了所謂「指導」的義務，可是，「指導別人」與「相公請便」真是怎

樣不同的兩件事呀！

她開始明白男子了。她明白男子也有在領略行爲味道以外的嗜好，（一種刻骨的不良的嗜好呵！）她明白男子自私以外還可以作一些事。她明白男子想從此中得救者，并不比世界上沈淪苦海想在另一事上獲救的女人爲少。

至於她自己，她明白了是與以前的自己截然相反。愛的憧憬的自覺，是正像什麼神特意派他來啓發她的。

因此，她把生意中人不應有的靦腆也掙回了，她害羞他的手撒野。

「不要這樣了，你身體壞。」

「……」他並不聽這忠告。

「太撒野了是不行的，我的人。」

「我以後真不知道要找出許多機讚美我這隻手了，牠在平常是只知拏筆的。」

「恐怕以後拏筆手也要打顫，若是太撒野。」

「不，這祇有更其靈敏更其活潑，因為這手在你身上鍍了金。」

「你只是說瞎話，我也不信。我信你的是你另外一些事，你是誠實人。」

「我以爲我是痞子滑頭呢。」

「是的，一個想學壞時時只從這生疏中見到可笑可憐的青年人。」

「一個兒習痞子吧。」

「如今是已經壞了。」

「差得多！」

他們倆想起昨天的情形來了。他是竭力在學壞的努力中，一語不發，追隨了她的身後，在月下，在燈下，默默的走，終於就到了這人家，進了門，進了房，默默的終無一語。

坐下了。先是茫然的，癡立在房的中央，女人也無言語，用眼睛。所謂睛，是固定的，雖暫時固定而又飄動的，媚的，天真而又深情的，同時含着一點兒蕩意，於是他就坐下了。坐下了以後，他們第一次交換的是會心的一笑。

我們在平常，是太相信只有口能說話的事實了，其實口所能表白的不過是最笨的一些言詞而已。用手，眼，眉，說出的言語，實就全不是口可以來說盡的。所謂頂精彩的文字，究竟能抵得過用眉一聚表白得自己的心情的真？是很可以懷疑的。

他們倆全知口舌只是能作一些平常的嘮叨廢話，所以友誼的建立，自始至終是不着一文一字的。

不說話，拋棄了笨重的口舌，（牠的用處自然是另外一事，）心却全然融合爲一了。

在他不能相信是生活中會來的事，在女人心上何嘗不是同樣感

想：命運的突變，奇巧的遇合，人是不能預約的。

他玩味到這荒唐的一劇，他追想自己當時的心情，他不能不笑。

不說話，是可以達到兩心合而為一的。但把話來引逗自己的情緒，接觸對方的心，也是可能吧。口是拏來親嘴的東西，同時也可以用口，說着那使心與心接吻的話。嘮叨不能裝飾愛情，却能洗刷愛情，使愛情光輝，照澈幽隱。

女人說她是「舊貨」，這樣說着聽的人還覺傷心。

用舊的傢具是不值價了，人也應當一樣吧。用舊的人能值多少呢？五塊錢，論夜計算，也似乎稍多了吧。行市是這樣定下，縱他是怎樣外行，也不會在一倍以上吧。

他的行爲使她吃驚。

說是這有規矩，就是不說用舊的人吧，五塊六塊也夠了。他不行。

他送她的是四張五元交通銀行鈔票。是家產一半。昨天從一個書店匯來的稿費四十。他把來兩人平分分了。

她遲疑了，不知怎麼說是好。

告他不要這樣多，那不行，從他顏色上她不能再說一句話。至於他呢，覺得平分這僅有的錢，是很公允的一件事。她既然因爲錢來陪一個陌生男子，作她所不願作的事，是除了那單是作生意而來的男子，當不應說照規矩給價的話的。盡自己的力，給人的錢，少也行。多則總不是非惡。若一定說照規矩給價，那這男子所得於女人的趣味，

在離開女人以後，會即刻就全消失了。這樣辦當然不是他所能作的。

「請你收下好了，這不是買賣，說到買賣是使我爲你同我自己傷心的。」

「但沒有這樣規矩，別人聽到是不許的。」

「這事也要別人管嗎？別人是這樣清閒麼？」

「不過話總是要說的，將說我騙了你。」

「騙我麼？」他再說，「說你騙我麼？」

他不作聲了，把錢掙回。他吹了一聲氣，眼中有了淚。

在過去，就是騙，也沒有女子顧及的他，聽到這樣誠實話，心忽然酸楚起來了。

他是當真願意給人用癡情假意騙騙，讓自己跌在一件愛的糾紛中受着那麼有磨難的。彷彿被人騙也缺少資格的他，是怎樣的寂寞中過着每一個日子呀！

如今，就把這錢全數給了女子，這樣的儘人說是受了騙，自己是無悔無怨的。別人是別人，說着怎樣不動聽的話，任他們嘴舌的方便好了。說被騙的是馱子，也無妨。若一個人的生活憑了謠言世譽找那所謂基礎，真是罔誕極了。

不過這之間，謠言是可怕東西。可怕的是這好管閒事的人的數量之多。社會上，有了這樣多把別人的事馳聘於齒牙間的人，甚至於作娼妓的人還畏懼彼等，其餘事可想而知。

他哭了。

她更爲難了。也不能說「我如今把錢收下，」也不能說「錢不收是有爲難處。」她瞭解他的哭的意義，但不能奉陪。一個作婚的眼淚是流在一些別的折磨上去了，到二十歲左右也流完了。沒有悲觀也沒有樂觀，生活在可怕懵懂中，但爲一些惡習慣所操縱，成爲無恥與放蕩，是娼妓的通常人格。天真的保留是生活所不許的一種過失，少滑巧便多磨難。他把她僅有的女性的忠實用熱情培養滋長，這就是這時爲難的因緣了。若所遇到的是另外一個男人，她是不會以爲不應當收下的。她是在一種良好教訓下學會了敲詐以及其他取錢方法的一個人，如今却顯得又忠實又笨，真真窘着了。

他哭着，思量這連被騙也無從的過去而痛心。加以眼前的人是顯得如此體貼，如此富於人的善性，非常傷心。

「我求你，不要這樣了，這又是我的過錯。」女人說了女人也心中慘。

一切的過失，似乎全應當由女人擔負，這是作娼者義務。責任的承當却比如命運所加於其他災難一樣，推擺不脫也似從不推擺。喔，無怪乎平常作小姐太太的女人覺得自己是高出娼妓多遠，原來這委屈是只有她們說的姨子之類所有。姨子是卑賤而且骯髒的，我們都得承認。作姨子的也就知道自己算不得人，處處容忍。在這裏我們却以姨子的偉大疏忽了，都因為大家以為她是姨子。

他聽到女人的自認過錯，和順可憐，更不能制止自己的悲苦。

世界上，一些無用男子是這樣被生活壓擠，作着可憐的事業，一些無用的女子，却也如此爲生活壓力變成另一型式，同樣在血中淚中活下，要哭真是無窮盡啊！

他想起另外一個方法了，他決心明天來，後天來，後後天又來，錢仍然要女人先收，轉給了那彷彿假母的婦人。

「當真來麼？」

「當真。」

「我願意我——」她說不下去了，笑，是苦笑。

「怎麼樣呢？你不願意我來麼？」

「是這樣說也好吧。」

「不這樣說又怎樣？」

「我願意嫁你，倘若你要我這舊貨的話。」她哭了。「我是婊子，我知道我不配作人的妻，婊子不算是人，他們全這樣說！即或婊子也有一顆心，但誰要這心？在一個骯髒身上是不許有一顆乾淨的心吧。……可是我愛你，我願意作你的牛馬，只要你答應一句話！」

似乎作夢，他能聽出說這樣話。而且說過這些話的她，也覺得今天的夢近於做夢了，她說的話真近於瘋話了。

他們都爲這話楞着了，她等他說一句話。他沒有作聲，幾到後，就又覺得是不成，仍然哭下來了。

他不知道說什麼爲好？

他能照她所說，讓她隨了自己在一塊住，過那窮日子的可憐生活麼？這樣說過的她，是真能一無牽掛，將生活一變麼？

是不行吧。

他來細想。想到自己，是很可憐的無用的人，還時時擔心到餓死，這豈能是得一個女人作伴的生活。生活的教訓，養成了他的自卑自小，說配不配的話，在他一考慮，倒似乎他不配爲一個女人作夫了。即說女人是被人認爲姨子的人，把她從骯髒生活中拖出，自己也不是使人得到新生的那類男子。

他心想，「我才真不配！」

靜靜的來想一切，是回到自己住處以後的事。

總之，這樣想，那樣想，全是覺得可慘。

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房中，把心當成一座橋，讓一切過去事慢慢爬過這橋，飯也不吃了。他想先看清楚自己，再找第二次機會看清楚別人。他想在過去生活上找一結論，有了結論則以後對這婊子就有把握了。

.....

在上燈出門以前，他在那一本每日非寫一頁字不可的日記冊上，終於寫道：

『我是第一次作個一個女子的男人了。』

他的出門是預備明天可以再寫這樣一行，把第一次的「一」字改成「二」字。

有學問的人

有學問的人

這里，把時間說明，是夜間上燈時分。黃昏的景色，各人可想像得出。

到了夜裏，天黑緊，紳士們，不是就得了許多方便說謊話時不會爲人從臉色上看出麼？，有燈，燈光下總不比日光下清楚了，并且何妨把燈捻熄。

是的，燈雖然已明，天福先生隨手就把牠捻熄了，房子中只遠遠的路燈光從窗間進來，稀稀的看得清楚同房人的身體輪廓。他把燈捻熄以後，又坐到沙發上來。

與他并排坐的是一個女人，一個年青的，已經不能看出相貌，但從聲音上分辨得出這應屬於標致有身分的女人。女人見到天福先生把燈捻熄了，心稍稍緊了點，然而仍坐在那裏不動。

天福先生把自己的肥身讓到女人身邊來，女人讓；再進，女人再讓；又再進。局面成了新樣子，女人是被擠在沙發的一角上去，而天福先生儼然作了太師模樣了，於是暫時維持這局面，先是不說話。

天福先生在自己行爲上找到發笑的機會，他笑着。

笑是神秘的，同時却又給了女人方面曖昧的搖動。女人不說話，心想起所見到男人的各樣醜行爲。她料得當前的男子是甚麼樣的一個人，所採取的是甚麼樣的行動，她待着這事實的變化，也不頂害怕，也不想走。

一個經過男子的女人，是對於一些行爲感到對付容易，用不着忙迫無所措手足的。在一些手續不完備的地方男子的鹵莽成爲女人匿笑的方便，因了這個她更不會對男子的壓迫生出大的驚訝了。她能看男子的獸處，雖不動心，以爲這獸，因而終於儘一個男子在她身體上生一些想頭，作一些獸事，她似乎也將儘他了。

「黃昏真美呵！」男子說，彷彿經過一些計算，才有這樣精彩合

題的話。

「是的，很美。」女人說了女人笑，就是笑男子默，故意在找方便。

「你笑甚麼呢？」

「我笑一些可笑的事同可笑的人。」

男子覺得女人的話有刺，忙退了一點，彷彿因為女人的話才覺到自己是失禮，如今是在覺悟中仍然恢復了一個紳士應有的態度了。

他想着，對女人的心情加以估計，找方法，在言語與行為上選擇，覺得言語是先鋒，行為是後援，所以說；

「雖然人是有年紀了，見了黃昏總是有點惆悵，說不出這原由：

：哈哈，是可笑呵！」

「是吧？」女人想接下去的是「并不可笑」，但這樣一說，把已接近的心就離遠了。這是女人的損失，所以她不這樣說。她想起在身邊的人，野心已在這體面衣服體面儀容下躍躍不定了，她預備進一步看。

女人不是怎樣憎有天福先生的，不過自己是經過男子的人，而天福先生的妻又是自己同學，她在分下有制止這危險的必需。她的話，像做詩，推敲了才出口，她說：「只有黃昏能使人恢復年青心情的。」

「可是你如今仍然年青，并不為老。」

「二十五六歲的女人還說年青嗎？」

「那我是三十五六了。」

「不過……」

女人不說完，笑了，這笑也同樣是神祕，搖動着一點曖昧味道。

他不承認這個。說不承認這個，是他從女人的笑中看出女人對於他這樣年齡還不失去胡思亂想的少年勇敢的嘲弄。他以爲若說是勇敢，那他已不必支吾，早鹵莽的將女人身體抱持不放了。

女人繼續說：「人是應當忘記自己年紀來作他所要作的事情的

——不過也應把他所有的知識幫到來認清楚生活」。

「這是哲學上的教訓話。」

「是嗎？事實是……」

「我有時……」他又坐攏一點了，「我有時還想作獸子的事。」
女人在心上想，「你才真不獸呀！」不過，說不獸，那是獸氣已充分早爲女人所有消了。女人說，「獸也并不壞。不過看地方來。」

天福先生聽這話，又有兩種力量在爭持了，一是女人許他獸，一是女人警他獸到此爲止：偏前面，則他將再進一點，或即勇敢的露大獸子像達到這玩笑的終點。偏後面，那他走應當知趣，不知趣。再獸下去，不啻將自己行爲儘人機會在心上增長鄙視，太不合算了。

他遲疑。他不作聲。

女人見到他徘徊，女人心想男子真無用，上了年紀胆子真小了，

她看出天福君的遲疑原故了，也不作聲。

在言語上顯然是慘敗，即不算失敗，說向前，依賴這言語，大
致是無望吧。本來一個教物理學的人，是早應當自知用言語作矛，攻
打一個深的高的城堡原是不行的。他想用手去，找那接觸的方便。他
這時記起毛里哀的話來了，「口是可以攻進女人的心的，但不是靠說
話」。

不是靠說話，那麼，把這口，放到女人……這敢麼？這行麼？

女人方面這時也在想到不說話的口的用處了，她想這獸子，話不
說，若是另外發明了口的用處，豈不是容易對付的事。若是他有這獸
氣概，猛如豹子擒羊，把手抱了自己，自己除了儘這獸子使足獸性以

外，無其他方法免避這衝突。

若果天福先生這樣作，用天福先生本行的術語說，物理的公例是……但是他不作，也就不必引用這話了。

他不是愛她，也不是不愛她；若果愛是不必在時間上生影響，責任只在此一刻，他將說他愛她，而且用這說愛她的口吻她的嘴，作為證據，吻以外，要作一點再費氣力的事，他也不吝惜這氣力。若果愛是較親洽的友誼，他也願說他愛她。

可是愛了，就得……到養孩子。他的孩子却已經五歲了。他當然不能再愛妻的女友。

那就不愛好了。然而這時妻却帶了孩子出了門，保障離了身，

一個新的誘惑儼若有意湊巧而來。且他能看出，面前的女人不是蠢人。

他知道她已看出的年青的頑皮心情，他以為與其說這是可笑，似乎比已經讓她看出自己心事而仍怯着的可憐爲少。一個男子是常常因爲怕人笑他默而作着更大的默事的，這事情是有過很多的例了，天福先生也想到了。想到這樣，更默也默不去，就不免哭起來了。

他笑他自己不濟。這之間，不無「人真上了年紀」的自愧，又不無「非默不可」的自勸。

她呢，知道自己一句話可以使全局面變卦，但不說。

并不是故意，却是很自然，她找出一句全不相干的言語，說，

「近來密司王怎麼樣？」

「我們那位太太嗎？她有了孩子就丟了我，……作母親的照例是同兒子一幫，作父親的却理應成天編講義上實驗室了。」

話中有感慨，是仍然要在話上找出與本題發生關係的。

女人心想這話比一隻手放到肩上的效力差遠了，她真願意勇敢一點。

她於是又說，「不過你們仍然是好得出！」

「是的，好得很，不像從前幾年一個月吵一回的事了。不過我總思若同她仍然像以前的情形，吵是吵，親熱也就真……唉，人老了，真是甚麼都完了。」

「人并不老！」

「人不老，這愛情已經老了。趣味早完了。我是很多時候想我同她的關係，是應維持在戀愛上，不是維持在家庭上的，可是——」

說到這裏的天福先生，感慨真引上心了，他嘆氣。不過同時他在話上是期待着當成引藥，預備點這引藥，終於燃到目下兩人身上來的。

女人笑。一面覺得這應是當真的事，因為自己生活的變故，離婚的苦也想起來了，笑是開始，結束却是同樣嘆息的。

那麼，一面儘那家庭是家庭，一面來補足這闕陷，從新來戀愛罷。這樣一來在女人也是有好處的，天福先生則自然是好。

女人是正願意這樣，所以儘天福允生在此時作獸樣子的。她要戀愛。她照到女人通常的性格，雖要攻擊是不能，她願意在征服下投降。雖然心上投了降，表面還總是處處表示反抗，這也是這女人與其他女人并不兩樣的。

在女人的嘆息上，天福先生又找出了一句話，——

「密司周，你是有福氣的，因為失戀或者要好中發生變故，這人生味道是領略得多一點。」

「是吧，我就在成天領略咀嚼這味道，也咀嚼別的。」

「是，有別的可咀嚼的就更好。我是……」

「也總有罷。一個人生活，我以為是走一些小的，淡的，說不出的

更值得玩味。」

「然而也就是小的地方更加見出寂寞，因為其所以小，都是軟弱的。」

「也幸好是軟弱，才處處有味道。」

女人說到這裏就笑了，笑得放肆。意思彷彿是，你若胆子大，就把事實變大罷。

這笑是可以使天福先生精神振作來幹一點有作有爲的大事，可是他的頭腦塞填了的物理定律起了作用，不準他撒野。這有學問的人，反應定律之類，真害了他一生，看的事是倒的，把結果數起才到開始，他看出結果難於對付，就不默下去了。

他也笑了，他笑他自己，也像是捨不得這恰到好處的印象，所以停頓不前。

他停頓不前，以為應當的，是這人也並不缺少女人此時的心情，他也要看她的獸處了。

她不放鬆，見到他停頓，必定就又要向前，向前的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好笑處胡塗處，却給了「勒馬不前」的人以趣味的。

天福先生對女人，這時像是無話可說了，他若是非說話不可，就應當對他自己說，「誰先說話誰就是獸子！」他是自己覺得自己也很獸，但只是對女人無決斷處置而生出嘲弄自己的理由的。在等候別人開口或行爲中，他心中癢着，有一種不能用他物理學的名詞來解釋

的意境的。

女人想，同天福先生所想相差不遠，雖然冒險心比天福先生來得還比較大，只要天福先生一有動作，就準備接受這行為上應有的力的重量。然而要自己把自己挪近天福先生，是合乎諺語上的「碼頭就船，」是辦不到的。

我們以為這局面便永遠如此啞場下去，等候這家的女主人回來收場麼？這不會，到底是男子的天福先生，男子的耐心終是有限，他要話說！并且他是主人，一個主人待客的方法，這不算一個頂好的頂客氣的方法！

且看這個人吧。

他的手，居然下決心取了包圍形勢，放到女人的背後了。然而還是虛張聲勢，這隻手只到沙發的靠背而止，不能向前。再向前，兩人的心會變化，他不怕別的，單是怯於這變化，也不能再前進了。

女人是明白的。雖明白，却不加驚訝的表示，不心跳，不慌張，一半是年齡與經驗，一半自然還是有學問，我們是明白有學問的人能穩重處置一切大事的。這事我們不能不承認是可以變為大事的一個手段啊！

天福先生想不出新計策，就訓道：

「密司周，我們適間說的話真是有真理。」

「是的。難道不是麼？我是相信生活上的含蓄的。」

「譬如吃東西，——吃酒，喝一杯真好，多了則簡直無味，至於不吃，嗅一嗅，那麼……」

「那就看人來了，也可以說是好，也可以說不好。」

「我是以爲總之是好的，只怕不有酒！」

天福先生打着哈哈，然而并不放肆，他是仍然有紳士的禮貌。

他們是在這裏嗅酒的味道的。同樣喝過了別的一種酒，嗅的一種却是新鮮的，不曾嗜過的，只有這樣覺得是很好。

他們談着酒，象徵着生活，兩人都彷彿承認只有嗅嗅酒是頂健全一個方法，所以天福先生那一隻準備進攻的手，不久也偃旗息鼓收兵回營了。

黃昏的確是很美麗的，想着黃昏而惆悵，是人人應當有的吧。過一時，這兩人，會又從黃昏上想到可惆悵的過去，像失了什麼心覺到很空呵！

黃昏是只一時的，夜來了，黑了，天一黑，人的心也會因此失去光明理知的吧。

女人說，「我要走了，大概密司王不會即刻回來的。我明天來。」

說過這話，就站起。站起并不走，是等候天福先生的言語或行為。她即或要走，在出門以前，女人的誘惑決不會失去作用！

天福先生想，乘此一抱甚麼問題都解決了，他還想像抱了這女人

以後，她會即刻坐沙發上來，兩人在一塊親嘴，還可以聽到女人說「我也是愛你，但不敢」的話。

他所想像是不會錯的，如其他事情一樣，決不會錯。這有學問的上等人，是太能看人類的心了。只是他不做。女人所盼望的言語同行爲，他并不照女人希望去作，却默想。

默想也只是一分鐘以內的事，他即刻走到電燈旁去，把燈明了。兩人因了燈一明，儼然是覺得燈用牠的光救了這危難了，互相望到一笑。

燈明不久，門前有人笑着同一個小孩喊着的声音，這家中的女主人回來了。

女主人進了客廳，他們誠懇親愛的握手，問安，還很誠懇親愛的坐在一塊兒。小孩子走到爹爹邊親嘴，又走到姨這一旁來親嘴，女人抱了孩子不放，只在這小嘴上不住溫柔假熨。

「福，你同密司周在我來時說些甚麼話。」

「哈，才說到吃酒，」他笑了，並不失了他的尊嚴。

「是嗎，密司周能喝酒吧？」女主人彷彿不相信。

「不，我若是有人勸，恐怕也免不了喝一口。」

「我也是這樣——式芬，（他向妻問）我不是這個脾氣嗎？」

女人把小主人抱得更緊，只憨笑。

誘

拒

誘——拒

懷着「總之來也把我無法」的儼若很有把握的心情，木君邁進了北京城香玉胡同的某某家第一個門限。

人是被引誘來的，一面爲了一點好奇，一個不經過女子好處款待的莽男子的好奇。

望到那很苗條很柔軟的背影，在心中起了小小的爭持，從頭到尾

已有三個鐘頭了。先是「小小的」，到後也可以說是「大大的」了，這漸進的滋長，變化，與欲望凶猛的向前，是彷彿爲了天意開這樣的玩笑而起，她別的地方不坐，獨坐在他的前面的一列，而且正對。

習慣中來在劇場中的木君，是依稀爲了戲以外之什麼而來的，也像是因此一來總得了一些什麼而同，回家去便與上半日住在家中不同。悲哀或歡喜，說不定，總之一入劇場能將他的心從這一個境界搬到那一個境界，是最顯然不過的。這之間，戲文的好壞，固然能夠爲「一點力，最多還是那說不不明的所謂「什麼東西。」看看女人的臉，聽聽女人的笑聲，看紳士封翁模樣的人來到此種地方，盎然陶然的神氣，與那作姨作小的賣弄妖姿，怎樣給了浮蕩儂薄男子的心弛機會，

全是能給木君擊回家去玩味以及當場享受的。其實所謂木君者，是無聊人，是聰明青年男子漢與道學家兩者皆可擊來鄙夷作趣的一種無用人，單是這看戲心情，就夠了。

在人前，他是似乎認爲也不須乎怎樣掩飾自己這行爲的。自己作自己的事，不一定要人來同情，也不注意人的戲弄。他以爲自己既不怎樣妨礙了旁人，大致旁人也不一定要在這類乎放蕩的行爲上加多少批評才是。然而，無可免避的，是仍然要聽到一些「正義」「公理」的責望，別的人，對於這一內行不脩，儼然引爲是他自己事那樣的。爲了這個，木君是很窘的，他覺到這世界上，自己真可憐。沒有愛，沒有友情，也沒有所謂切齒，人是人，我是我，是雖然也不免寂寞，

到底還可以在獨行獨睡中找到人我間另一種關係，因而能將生存氣概保留的。至於既然這樣與世界上一切人漠然淡然，如爲所棄所忘，而另一面糾紛則是妄誕之責備，覺得人是處處很可憐，那所指的有時還不止是自己一個，且把人類也看成這模樣了。

雖然好像這行爲皆爲自居於師友這樣人誤解了，他一面窘窘，一面還是作他自己所要作的事。因爲所損失的還是不及所獲得的東西多，木君到戲院去是只好養成習慣了。

在那不宜於露頭露面的偏座間，他有他的地位，（拏戲院來擬人格，他是常常不期然而然能若有所悟作出微笑的。）他那樣毫不拘束的四望在另一狀態下所有的一切戲，他覺得偏座不甚相宜時，又插進

人的羣中去。一些和氣臉色的招呼，一些極其瞭解對方的頷首，一些謙卑，一些諂媚，一些體貼的微笑，與意見相同的撫掌，凡是木君生活中所不有的際遇，他全可以在一種旁觀下得到。把印象，咀嚼代替了自己所要而不能得的生活，這就成立了木君爲自己可憐那話語的理由了。

在先是業經說到他當邁進那私娼家門限一步的心情了，在他怎麼樣有這樣決心，忽然會作出這不凡壯舉：只有天知道。但事情經過是這樣——

勝 惜

仍然是到了那極所熟習的戲院，把預先買好的連票從那很相熟的胖子售票人手中換了入場券紙，點點頭，作着那同有禮貌的熟市僧

「再見」的知照，就進了那入場小門，自然而然向那老地方走去
了。

時間早，還不到九點，人却很多了。坐下了身子以後，開始望四方，排列極其整齊的三大行硬木坐椅，各處全點綴了人。人中的年青女人，比如其中的橘子，最燦爛的給人以注目機會。見到橘子的色則彷彿橘的香也得到了——女人的色香，木君便也從這秩序上依約領會到了，他於是在橘子中選擇橘王。

照例是在心上起了淡淡的哀感，覺得戲是已經開了場，而來看戲的只自己一人。客觀的所見，是別人全都如此將自己整個的扮演喜劇的一角。全都似乎明瞭來到戲院的意義，不好意思稍稍在臉上露出所

有生活的勞苦與憂鬱。人人把入院須知背熟，來此義務是歡喜，是展覽自己生活的健康，是學習人類生活較高尙的努力。木君看出自己的無分，雖然不妨在心裏說，「這是戲，扮演不能，看看也就好，」然而人心是同樣的血與肉做成。所謂血與肉同樣作成這心，要這心全然疏忽了實生活的倓就，向渺茫的路上走，那總辦不到。也是實在情形吧。機會只成就了木君在各樣人類生活上去體會，而木君者，下意識終不忘平凡是作人的好處。要平凡，自己終無力擲向平凡，與人間味接近，這悲哀情緒，是正又像永遠潛存心的某一角，一遇到這樣情形，便引緒抽端，要抑制也無從抑制的。

然而仍然不能走，（也不認爲非走不可，）像獸子，舉目望四

方，是木君所事。

……人間的歡樂，原是沒有天秤可以稱量的多，單是這一個戲場就如此。……是這樣想，便反省自己，自己全無分。

這人所有的，是什麼？一個大學文科生，因了沒有把例課念及格，就在三年級上被學校除了名。因為家中無錢供給這樣一個成績壞的人讀書，就索性不再找學校進。因為無親戚，就不能作官也不能作教員。因為性格孤僻，怯弱，以及病態的自視渺小，就好像不拘作什麼事全顯得無用。至於在革命成功儼然清一色的社會中，為人吶喊喝道歌功頌德成天各處去歡迎偉人既不能，作一順民有時也像心不甘，這不知謀生的吃虧處，當然便算是被聰明人所諡的落伍人了。這落伍

者生活的辦法，倒是爲了大學文科學生的原故；他靠作小說賣到各處，在北京跌了下來。因此說到他所有的話時，他只能說有一隻寫三塊錢一千字的右手。

仍然應當說是在這世間并不缺少恩惠這類事，所以木君這一隻右手，不久便爲一些書買市儈賞識了。把右手來爲這些「文化運動家」作工賺錢，木君便也因此有了吃飯穿衣住房子機會。雖然在這樣工作下免不了有「檢選」「挑剔」的磨難，但很明白的是究竟能幫同他們賺錢，所以縱不能說「很舒服的活下來，」總之是「活下來了。」能夠在北京以外還能常常到電影院一類地方，那當然還應當是文化運動者的恩惠！

一面看戲一面想，木君是在想到人間歡喜自己伶仃以外有時也想到這各樣人給他的恩惠的。金錢以外的恩惠，所謂同情者，何嘗自己全無所得？所得同情終不是像在戲場中別人一對一雙的受用，所以就淡焉置之。

……縱或是承情得到書賈市僧的吹，不啻其廣告費用。就爲了這幫助，在每一個讀我作品的年青人心中都有着那敬慕與憐憫，有這樣十萬的同情的心，敵不敵得過一個女人誠心觀喜的來陪到我坐一會兒呢？十萬的數目，誠然是頗大的一個數目了，然而把這同一個雖不怎樣十分出色而是年青的女子陳列在眼前，我將選那「一」。就是百萬也吧，終不及一樣實在的具體的情分啊。

想到女人是怎樣好，不如說想到女人是怎樣奇怪。許多事，從木君眼中看來，全是奇怪之至；女人則似乎更是一樣奇怪東西了。

若是正這樣想到女人的可異時，恰恰面前來了一個女子，那木君，便將「想到女子」改成「想到這個女子」了。於是詳細細細來看這女人特有的美，於是隨即在這女人身上作出那荒唐不經的夢，於是：，在往常，是會經常常有這樣事發生的，遇到這樣事時不能分出這是幸或不幸，總之到後是非常自苦。但幹嗎一定說往常，如今不是正又來了一個女人麼？

女人來得并不是突然，人固有因另一目的，歡喜選擇偏僻地方的自由，如木君一樣其人者。然而不得不給木君稍稍驚訝的，是這女人

不偏左不偏右，恰坐在他的前面。前前後後全向空無一人，致非常容易爲人疑心到是相約而來，然而久看情形又不對，遂照例不免有着那無聊漢子們小小的嫉心。然而這是無法的事，女人也座位這樣選定，木君不至於逃往他處的。見一個好女子獨坐，自己鑲到女人身左右空處去，這事是這怯漢子不敢作的。至於禮儀送上門，那沒有捩絕理由。因爲單看女子背影也頗美，木君是不在看清女人的臉也就略略心動了。

……感射天，來了這樣一個年青女子！

戲院壁上的點響過了九點，來的人，也越加多了，出木君意料之外的是這女人并無所候。又過了五分，也無所謂莽撞漢子一個，來與

女人並排坐下的事。從女人全不同頭那模樣着想，則尤可相信這只是「單刀匹馬。」不多思量一切，只望到，面前的是一個單身女子，這於木君是可引為幸福了。

燈光在頭上，明朗與白晝無異，從燈光下放肆的向前望，是不必在心上負疚恐人笑話的。視線不旁及，則所見到的，是一個又長的頸子，與一個新式短髮蓬鬆頭。頸下是肩，托了白麻紗的衣，從衣下可以領會到身體柔和的線。人的美，與年青，那是單是從背面這樣看來也可以分明的，所以木君全不疑惑，便斷定這是應當認入是給他煩惱的一流女人中的人了。

女人低了頭，看那手中一張本劇說明，然而似乎又不曾在看，像

來此地方是陌生，想借此掩飾自己不安心情的。因為看了多久時間，從後面座隙略窺一二的木君，却望到女人所看的，是專登戴廣告的一面。

木君願意得到一個機會，看看女人的臉。但太不聰明的人，是雖秉懷着頂小願望也無從達到的。他只想，或把自己座位挪左挪右，那就算是頂簡便的一種辦法了，然而懷着怕前面人明白這用意時的憎嫌，他始終就不敢移動一寸。

不過仍然有着那很好機會看清楚前面人的臉子，或者說，所看到的是眼，鼻，眉，口，——因為女人隨即從懷中掏出了鏡子，有意模樣把這些一部分繼一部分給木君從鏡中見到了。見到了這些的木君，

心越發怔忡不寧。

他回顧自己，是這樣落魄形像，全無理由與女人要好，則所謂垂青事是不會落在自己頭上也很分明了。他因此制了心的放肆。

女人也像知道這一面是怯漢子了。自己同樣是在勉強的不自然的情形下用手抹頭上的髮，向後攏。那白白的手，在黑髮上顯出全然的美的勻稱，在木君看來，乃不是肉也不是骨所成，只是一種想像的東西所雕就。木君是好奇，剛才說過，這手便是奇物之一，適宜於從這東西上作一切精致富麗的聯想，以及大家所說的「崇拜」的傻行爲。捏一下或咬一口，同樣將給木君以一個愉快，他且想鑿這手的尊嚴，要抽永遠與一種荒唐的夢聯合在一處，以便從這淨白的手的印

像上找到一樣不端方的興奮。

燈熄了，樂聲開始作一個無聊的合奏。用大提琴作領袖，比如一羣遊街人喊着頂不討好的口號，雖不討好也不顧一切的儘喊下去。木君照例是對這音樂不加以理會的，就去看前面。燈初熄，一切顯得漆黑，因此所見只是一個輪廓。「就是輪廓也很美，」木君的心怎樣的在短時期繫住了這陌生女人，也就非常明白了，木君不知不覺將身略向前移。

在這樣時間中女人回了頭，木君望到的是一對眼睛。

這不是全然無心的一瞥，爲使木君明白，這女人的回頭，眼睛停在木君的身上約有五次呼吸的長久。

木君心上了這樣疑問：「這是幹嗎？」意思好像是不應當。

但作了一件似乎責任以內的事的女子，對這個再不會有所答復，頭掉回去重復像先前狀態了，木君即時便又想「這仍然是自己錯誤。」

才真是自己的錯誤呵，——總而言之今天的事是一件誤會吧，不是自己就是別人，——且看，人家的手又在理頭髮了。

理髮證明是女人心中有事，木君自信於女子方面觀察結果不會十分謬誤的。這女子，且不止一隻手常在頭上，且第二次的回頭，同時一隻手便垂到椅後。第二次將頭恢復原狀，手却不即抽回。

意思是誦便，隨意作一點不規矩的事，這便是一個機會。木君先是望左右，望左右，左邊只是一堵牆同十來個空座，右邊則望別人

還不分明，就可想而知別人也不能察覺這邊的事了。野心的暴長，使木君無從多所考慮，便低頭。頭一低，自己的嘴便貼在那手腕上了。

感覺是柔軟以外的微顫。木君聽到的其實是這女人的心跳。然而這冒昧行爲，似乎極端的傷了女人所有的自尊心，手即刻就縮回了。因此一來木君也才儼然從窻中仰望天空，奇詫自己的勇敢下躍。而且他見他自己還在向下落，不知何時方能到底，不免稍稍悔恨害怕起來了。不是自己所能作的事，居然胡塗作下了，不問事之幸與不幸，這不安的自覺，是能使自己忽然後退，超過原有地位的。木君自然也如此。他見到女人手一縮回，想起自己胡塗，作了這樣非凡事業，倒以

爲這微倖人可作的事，再撒野，那麼別人一喊，事情便全糟了。

過一陣，女人像不以此爲意的神色自如，給了木君以多思多慮，人就難過之至。想到不能再撒野，也就想到就是再來一次也不妨。又想到，即或不高興，也就有那種女人，一直儘一個男子在她身上撒野以後還隱忍不至暴發的，安知道這女子不是這一類有耐心的女子？……他且想到這是所謂暗娼者流。是暗娼，則自己一切恐惶爲笑話，再向這女人作很優的可憐表示，至多只能在這女人心上增加一種輕視。於是他把脚伸到女人座下去，這是認定了對方的人格以後的行爲，他以爲裝作內行的放肆以外無第二辦法，他這樣作了。

脚在下面找到了女人的脚，接觸着，木君便如吃過量的酒以後的

爲一種莫名其妙的歡喜佔據了全心。然而仍然使他在一瞬間將心情變換的，是腳的接觸像終非女人有意，故一觸卽如懷恐懼的將腳移開。是隱忍是嫌憎還是害怕？是全然無心的原諒了後面的男子？是故意逗着一個男子來在心上增長若干見識？是……？木君胡塗了，在他意思這脚一離開，事情便是糟。縱對方女子，如所估想的，正是那所謂私娼者流，也許爲了這冒昧的行爲，便從而放棄這不愉快的一回生意，也是可能吧。想到了這些，他作的事不但認爲傷了女人的自尊心，自己的自尊心這時也覺得有了損失，於是脚也不準備第二次的接觸，很羞慚的縮回了。

雖然這樣作，也不是便可以得到平安的事！

在女人的行爲上細細分析，他想她若不是娼便是瘋子。然而說是變態的瘋人，不如說是常態的娼婦爲好。雖然手，脚，全是在一種冒昧行爲下退卻了，始終無從逃避的是背影的全部。木君在這背影的玩味上，是決不慳吝自己的興奮的。不能制止的動心，因了二次接觸的慾望向上，過一時，更覺難於制止了。他竭力去改正他的注意力，集中視線於幕上的戲，幕上的戲是一個惡男子抱了一個女人在強迫接吻，在危險中另一個男子來了，女人因此便獲了救，然而女子隨即很自然的同第二男子接吻了。木君把戲文情節全忘卻，只是記到這一男子的接吻出乎甘心情願，那一男子卻雖勉強也仍然失敗，一無所得。

把自己來比譬，則不知究竟是後者或是前者：作後一個人，實無此自信，明白自己幾乎先一個人，而又始終禁止不了自己不向前。是這樣，只好作着且看下文的神氣期待以後的事實去了。

他覺得最好是待下去了，就暫時如久病的人等候一個必然的轉機日子一樣，也暫時能夠忘了眼前病所給他的一切糾纏。

這樣一來一切事又儼如看得異樣分明了。把自己，作成冷冷的心腸，一面不忘記使這女人明白是願意同她要好的樣子，一面又不十分餓，儘這女人把那最後的戲扮演下去，則他所得決不是僅僅這一點。君既然把心決定了，那雙手，自然就有膽氣攔到前面的靠背上了。他把手輕輕扣那椅背，進一步撒野。

女人在約略兩分鐘以後才覺得這行為，——不，她是無論如何不會比木君更穩定更不在乎的。先是正若無可奈何，裝不理。到後回頭了，若生氣噉了模樣，然而這在木君心上明白不是拒，很明白了。一個女人被人這樣頻數無理麻煩，又柔弱不欲生事，則用這一噉行為作手段，抵拒外來的句圍，當然在事理之內。然女人若是另外一種女人呢？譬如說，女人是姨太太，是妓，是雖非鬻身為業卻天賦了性的強富氣質的女子，那當然這一噉是又當別論了。女人中，除了於性欲全無所意識的少女外，凡是這樣噉着面前的男子，這噉就仍然免不了反應着一種動心的情緒。只怕男子是一分不及格的一個莽男子，此外這用作「拒」的結果，多數是反而給了男子以前進的引誘，而自己也就

在這噴上無意識潛植了對男子動心的原由，因此兩人便都明白這只不過是更進一步的行爲罷了。

女人的噴，木君所知道的，不過是從回頭時的迅速，與在黑暗中的眼光全然凝固，以及返身時又略略吁氣數事上綜合所得。究竟女人的心，是正爲這事起着怎樣的波濤，那木君可說是全然茫無所知。

說到心，他自己就不很分明自己是在怎樣維持怎樣變化的。先是怕，轉到灰心，又從全然類乎兒戲的一次接觸中將欲望提起，仍復回到決然斷然的固執向前。這決然斷然，是就可以維持到戲的最後一本麼？木君是不敢再來決然斷然說的。並且不能全然忘卻的是以外的人。在休息期間，所謂外來人者，若居然不缺少這樣勇敢獸子，強坐

了。或者這是娼，一個娼決不至於無一個相熟的男子在場，讓這男子匿笑着，望到自己同女人走去，也是木君不能忍受的羞恥。（與其儘這樣人用了僭先的神態相對付，那又不如不近這女人好了。）

「總之自己不得太任興，學作一個壞人，把這事當成一次無傷大雅的玩笑，到最後，不妨自私一點。」所謂自私，木君想到的解釋，是若果下場情形不壞，不妨隨了這女人走，學學那在別人作來當成平常事的跟梢行爲。至於這樣學過後，怎樣同女人在一塊，怎樣同女人談到一切野話，怎樣過夜，以及此後又怎樣對付這女人，木君是完全不會想到的。多想想，也許人又無端苦惱起來。但連這些也不想到，

那前途也就真渺茫得很了。在這里，似乎免不了應當對木君有一句稱讚，這個人真是一個不切實際的人！

當這不切實際的木君，又來心跳，又來惶恐無所措手足，已經是休息的字幕映過，戲場的燈已明的十點半了。

全場吃驚的人將所吐出的煙霧結成一大團，差不多每一個人的頭髮同衣衫皆有為煙味浸透的災難，於是木君逃出去，到門外去站。站到門外的木君，為冷風一吹，人也清楚許多了，他於是注意到今天天上的月，從月上想起在淡白幽雅的月光下同一個女人挨着低頭走路的趣味。這樣一件平常事，差不多每一個年青大學生全有分的，在木君看來，則竟像比成天坐了汽車拜客還與自己身分不相稱，說來竟不容

易使人相信的。

「沒有言語，只是這樣並排低頭在月下走，四顧無一人……無人也不是便給了多少其他方便，只不過是因此可以更沈靜，更使人領會這月與人與情景的美。」木君這樣想。

這樣想，望天空，藍藍的天空斜西正懸貼了一個圓圓的白月，冷的風來去如有腳。（景色是這般相宜！）木君茫然了。把女人找來，便湊成了這夢的全體。但是即或怎樣自私，不顧忌一切，設法要這眼中女人同自己在一塊地方，是作得到的事情麼？同如此陌生男子在一處，雖自己怎樣矢忠矢信，女人能夠放心麼？

「不放心，直截拒絕了，用着生氣到快要叫人的神氣拒絕了，於

是我一個人懷了這痛心印象到月下去玩味，這也好。「木君如此想，就走進戲場，預備坐下來找那丟臉機會。

剛在門邊卻碰頭了，女人也若計量到同樣一種事，人由內中出來了。在門口大燈下正正的一面，使木君變成了奴隸，靦然不管旁人如何，跟了女人就走。

先是女人雖然在門前見到了木君，大致不猜想到他會跟出來。她所預備的，也似乎祇準備在見見木君一面，兩方裝成無意的碰頭，其他無所冀。因此一來到了坪中的一對，又即刻不安起來了。木君很惶急，女人竟更難於處置，她只再看了看木君，就又返身走向戲場了。剩下的木君是木立着，低了頭望自己的影。

似乎一切完全了。實際木君是有所得，至少比先前更瞭然女人於自己的注意了。但他爲這期待心燃着熊熊的火，不可耐。他同她，不約而同，各人在所站立地點再進了一步，心的距離是近到可以摩擦了，因此他更相信。他的木然獨立只是他的驚訝過甚。一切比希望中懷着的接近還接近，女人竟是這樣一個女人，木君以爲這簡直是夢了。

他直到後場燈光已熄音樂開始時才再進去，仍然坐原位。

這時女人又回頭，用手扶了女人座位椅背的木君，方以爲這手或將爲另一隻手所按，然而女人不過用眼睛輕輕的按捺木君的心一下，人各規規矩矩坐定了。

這里若是說，後場這一點鐘光景，木君的情感，是怎樣的將自己提高到天上，又沒擲到泥淖中，加以腳踹，過於瑣碎了。天意（至少是魔鬼意）使他有這樣一種遇合，他沒有違反這司運者調排，雖不習慣於這新事業終於在散場後他又讓她引了自己走出戲場了。橫在面前的是車，車夫則站在一旁討論價錢，女人從車陣中走過，邁着腳，懷着「你大膽就跟來吧」的心情在前，木君也懷着「我來了看你把我怎樣」的心情在後，不到一會兒，便如木君先一點鐘時所希望的办法，兩人在冷冷靜靜的長安街大路邊走着了。

兩人向東行，天上的月在偏西，因此影子在前。人是一前一後，雖一前一後，影子却先人而走去，所以在前面女人決不會不明白後面

跟得是一個佻磨。跟來了，仍然不敢並排，也不敢說話。說不敢，不如說不好意思，木君是真不好意思的。他不能趕上前，又不能說「請放慢一點」爲靦靦。其實女人也正不好意思讓一個男子並排，只打量「若是你要我，你就值價點，大胆點。」她自以爲這樣不拒絕已經是歡迎這並排了。

這時還有甚麼害怕？站街警察是爲了站街，他決不會注意到這些事。而且他看過太多了，那一天晚上就缺少這樣一對一對打戲場出來的年青人呢？其餘的人呢，則他就有他自己的同伴，不會更分心來照顧此外的不干己的事。

木君先是與女人同走，至少有兩步半距離。留下這兩步半距離，

正儼然如特爲防備女人驟然返身捉人時逃走的從容地步，一面又自然盪耽心到其他人的認識。耽心在戲場中的熟人，先是不作聲，到此却也偷偷跟下來，驟然的露面，自己將無地自容，於是木君惶急不安的望前後。這結果，是意外的結果，所望到的遠近全且並排行，把影子也並排陳列到地面，木君於是又爲了一種「不並排行反而給人疑心」的恐懼，將與女人距離更縮小了一步，鼻的氣息已經可以直觸女人的頸額了。

女人似乎因此快了一步，仍然欲保持原有地位。

木君又快，仍然成爲一步半間隔。且稍斜，思想再走十步決然就能並排了，並排時則可望這女人的神氣，定自己禍福。

然而走了二十步，還是同先前一樣。木君脚步稍快女人就趕緊一點，到木君頹然欲止步時女人的脚步也放緩了。女人是比木君更靦腆的，然甘心情願的表示，已在行爲上曝露無遺了，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真男子。所謂真男子者，是在這時節，再也不須遲疑，就上前，就說話，就握手或攬定了腰。也許這樣一來女人的心更不安，欲掙脫也有之。但這便是女人的需要，即或由女人逃遁從此更維持了原有狀態，女人是更願意作男子的再來侵迫，也非常明白了。可是木君不是這樣多勇敢的男子，因此只好單成行走到東單。

東單的路是兩條，有了兩條路，分手的機會到了。木君再怯則只有取與女人相反的一條路，女人心怯也只好儘木君先走。

將近十二點的東單，已經不是早九點菜市熱鬧喧闐的東單情景了。一些黃黃的燈，掛在各個電線木柱上。電車軌道轉灣處發着一線烏青的光。兩個警察並立在街中心低低悄悄談着話。傍東馬路邊停了三部洋車，卻只見兩車夫。……天上的月將一些傍西路邊的電杆影子橫畫在大街中央，人走過去似乎都很小心邁過這些粗大影子。

兩人皆知道這時再不能如先前避讓了，若無一方法將情形稍變，則結果便只有叫車，各自回家。

木君是願意回家的，因為至少省得這懸着的心無法安置。可是當然他不會有機會以內找離開女人的方法，因為這又似乎更近於蠢。

女人遲疑着，等候木君說話，這算規矩之至。料不到當面的木君

是不講規矩的人，他還只希望女人開口問他！相差只是誰先開口，女人若先說，「好，我們再見吧，」那木君就有話說了。反之木君若說，「我送你小姐到家，是不是一個辦法？」女人也就可以從這話上找出機會謙虛以及勸駕了。兩人不先開口，兩人都隱約怨着對方；木君尤其是。因為他以爲至少女人是有過這樣經驗的人，有過這樣經驗，一面又看得很清楚對面男子是怎樣一個無用男子，不先說話把機會失去，自然責任應由女人擔負了。

時間雖然不過一分鐘，在這樣對抗的形勢中，木君想到各樣自己可憐處。自己的柔弱，是雖壯了膽來說話也說不出口的，何況其他更撒野的舉動？既然這樣無用，胡胡塗塗居然跟到了這地方，他真想

走到街警身旁去問路，請他告知回家方向的奇怪打算了。

請你們相信，在這里的木君，決不是在戲場中的木君膽怯了，他實在不怕誰了。他想說話，話語像極多，至少這話夠得上寫一個獨幕劇，——一個獨幕劇上愛情中的男子所有的精彩透關的話語全供給得下——只是他口澀。一方面爲這忽然啞暗恨着自己，一方面他又決不饒恕面前的女人無言語的局面。

怎麼辦？能說話就成了。木君說話了，終於大聲的說話了，他叫車，問車夫拉十四條胡同中間要多少錢。原來他決心回家了。

女人望木君，出奇的望，隨即向北走，於是叫車的木君，就不顧車夫所說的價錢如何，又跟到女人身後走去了。在這樣情形下走着追

着，街警看來是全不疑心這一對人是陌生的。木君趕上了女人，女人脚步便慢了，他們又恢復了兩步半距離的形式，慢慢在東單大街馬路沿走着。

木君覺得這樣辦法至多走三分鐘就會將局面全變，也許是在這樣月光下作着怎樣傻事，也許自己就入了別人的家裏，也許……他很苦，心爲着什麼東西壓緊，描摹不出。

一面，人格的——或性格的仍然反應着那「且看你怎麼樣」的樂天自由觀在心影上，他以爲作副兵作到頭來就自然有結果。所謂仙人跳，那樣習聞的故事，還不完全在心腔子外，然而女人是這樣一個好女人，引他下穿他也將從容不迫的順她意思作去了。到此時，那怯弱

的，啞啞的無用氣質，木君且在心上引爲「只有這樣對付這女子爲好」的身分適當的處置而快意了，他以爲這樣發現女子的心爲一種無論如何比損失還多有所得的工作。

當他忽然看到自己的行爲是一種與輕薄完全離開的行爲時，他不知不覺同女人並排了。他們就這樣並排的從街的西邊踰越到街的東邊，在街中心時他望女人，女人低了頭不敢抬起。他向前，女人便退；他退，女人復向前，他們誰是在誘誰是在拒原很難於清楚的。兩人一退自然就分手了，一人之中下了決心也就完了，如今是兩人一進——原來一到街東，兩人同時望對方，在這樣情形下的木君，心跳得利害不過。他不逃，她也無逃意，望了很久。

到後女人吁了一口氣，擺擺頭，意思像說「你這個人歪纏本事真好，」也似乎說「你這可憐的無用的人，居然也來了！」

木君說，「我愛你。」這話其實只有他自己聽到，女人是決不至於如此耳聰的。其實他自己也不會將這話聽清，因為自己在這時還不敢將身靠近女人一點。

他記起在電影上看到的無數擁抱女人的方法來了，而且每一個方法都像自己不必怎樣練習也可以學到適如其分，使女人非常受用。他又記起別的一些情節，譬如說，街的另一端，有一個惡漢走來，漢子是高大絕倫，站在面前便如一座小山，……他預備的是怎樣一拳打中這惡漢的下顎，且一脚又恰巧踢在那突着的大肚上，於是，惡漢倒地

，從而消失，女人在驚駭中爲自己所抱，眼睛閉好，承受這當然的一吻。然而這惡漢并不曾出現，警察又不曾將酒吃醉有攔路行爲，木君倒不明白應如何與女人把身體并在一處的辦法了。

女人是不動。雖不能再視木君，但實在是正等候木君的動作。她明白站在一旁的木君人的無用，但她不能把一個男子應有的頑皮身分從木君人格上塗去。她算計她作的事已到了頭，一個女子引誘男子的本分內事她全作了，他再不來一點手法，把局面改變，則只能怪他自己不會享福。遇到這樣太無男子氣的人，在女人是很苦的，但木君不是體會到這心情的人，雖然作文章時還常常憐爲人稱道分析女子心理頂精細。或者，女子的心理太精細，分析到後仍然失敗，所以這時的

木君就窘着了吧。

木君在無可如何中，又從女人的右邊走到左邊，女人左邊比右邊多一朵綢製大菊花，這菊花可以給一個聰明男子利用貢五十句諂媚言語，卻不能給木君以一絲一毫幫助。

他想，「把這花擎走吧。」動手自然是不能，然而手到女人身邊了，不知放在何處爲好。

女人以爲木君是想握手了，不抬頭，很惶恐的交付木君一隻左手。只一握。木君卻放鬆了女人的手，他的感覺是女人的心同手皆作微顫，而柔軟，溫暖，膩，是此外的事。

.....

……

這樣，木君自然就有跟陌生女人進總布胡同的理由了。

香玉胡同是總布胡同東的小胡同，這時的月是不因為胡同稍小就不照顧的，所以木君在進女人的大門以前，雖忘了自己是怎樣的人，雖忘了女人是怎樣的人，但望到地上分明的雙影他覺得這才是自己會作過男子的一點小小證據。

某
夫
婦

某夫婦

……商量好了，一切已經妥當。

「好好。我去我去。照到你說的我去作。」女人說了又望男子，用一個女人特有的章法。

「你怎麼說？」一個男子細心處總比女子爲深，他怕她忘記。

「怎麼說，是說我到那時候怎麼說嗎？」

「是！」男子不耐煩的樣子，促她即說。

「我讓他把那東西拿出來，我讓他給我念，我讓……」

「你就說你讓他把你抱了以後，你！」

「他抱了我，我就說，這做不得。我說我是有夫的人了，我不能同別的男子作胡塗事。我說我那人知道了會用刀殺我，用繩縊我。我說我被人欺侮了，我要告給我的那個人。我說我名譽從此將被毀了，丈夫的名譽也毀了。……我就哭，且不讓他走。……我又說，我要告大家，讓這里的人全知道，請衆人評理。」

男子在女人的複述製就的話語中，點頭，點頭，點頭，見到女人說完了，拍拍手，表示勝任愉快，就囑咐，

「不要臨時又忘記！不要哭又不有眼淚！不要……」

其實，女人的眼淚是不必愁到時不有的，這個男子倒知道得比女人自己還清楚。然而他意思是眼淚要多才行，因為這時代，進步了，少許的人眼淚也不能攻克一個男子的心。他平常就不輕易爲眼淚嚇倒的。他要多，她說這個決辦得到，一個女人只要低下頭一哭，眼淚會出來的，決不比生小孩是小事。他信了，但假若是眼淚也可以事先練習的話，男子當然也不反對這「預演」。

「我信你了，你照到去辦，我自然來收場。」男人用他那男紳士的氣概說。

「你一定要來！不來我可不好下台！你先到那木材堆下等候，不

要聲張，不要使另外人知道，聽我哭着喊救人時你就來。」

「到那時我一定就來，你見我要打他殺他，先是哭，不要理。我要生氣到儼然出命案的架勢，到後我把他威風一殺，你再哭哭啼啼告我怎樣怎樣，看他當真怎樣。」

「我就說，這人要我脫衣服褲子！不，我說他強迫我作那個壞事，他要我陪他到這種地方睡，他要我隨同他跑，他要我……」

「若是他不會說同你逃走，你可不能說！」

「是的！他不說的我也不說，說的我就說，不過萬一他一句話不說呢？」

「不會的，這人口不是啞子。那有一個想轉人妻的念頭的男子是

蠢人。他見你不肯，必定找出許多話來引誘你。他說的必比我所想像的多。這是個壞人，你不要以為他長得好看話又說的好聽就當真：」

「怎麼啦？我是這樣人嗎？」

「你是我信得過的，因為這也是我們兩人的利益。我并不是爲我自私自利打算的。爲國家，似乎也非懲罰一下這年青的起壞心的浪子不可。不過我告你，要小心。照到我辦法，那就既不上當又能夠得錢，得了錢，我幫你買你歡喜的衣料，你不是說過要幾件體面衣服出客嗎？」

「我要那紅色的，可不要綠的。」

「是！就買紅色的！可是你記得到你的話麼？」

「記得到，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再念一遍！」

「我不念。」

「記不到」。這是故意說，因為男子太把自己看蠢了。

男子却因了這答話生挺，就說，「記不到，那就算了。」

「算了就算了，又不是我要錢用。」

「那你難道以為我是來當開眼忘八的人嗎？」

「你是正派人，有身分的人，誰不知道呢？這事總是我要去做
的！」

「婊子，你這話就該打。你當真若是偷了人，你看老子要你性命

不要！」

「我偷人，是我要去做的嗎？是我想磕錢嗎？我是婊子，你呢？」

「我是忘八，活忘八，看忘八打死你，」於是，男子咬牙齧齒的走到女人身邊來，一手撈着了女人的短髮，就往後奔，女人於是跌倒地上。

大的有力的巴掌在兩邊臉上各一下，腰部又一腳，女人就彷彿被訓練模樣就哭了。這真是預演、流淚這一幕情形，可有這眼淚去了那麼多，還是預演！

「我讓你打死，我讓你打死，我不一定要活在這世界上！」女人

在地下滾，帶哭說。

「你自己去死，我倦了。」男子說時已放下女手，兩手拍灰，站到房中冷笑。

「你把我打死好了，你還可以討一個年青的好看的爲你找錢！」

男子不作聲，只冷笑。

「怎麼又不打了呢？你打呀！你踢呀！」

男子還是笑。心中是有點悔了，但照理作丈夫的是紳士，就有紳士的身分，所以不像那類塌臺男子的採用認錯辦法。……

女人哭倦了，說倦了，坐到地下想着了心事。她笑了。她不要男人勸她，自己站起身來彈彈灰，理一理頭髮。

兩人各據客廳的一角，彷彿已經議了和。

外面聽到有人打門，男人走出去，從門縫望了一望，又即刻走回到女人身邊來。他和氣了，和氣的問女人，願不願意作先所約定下來的
的事。

女人說，「願」。

「他已經來了，這戲只好在家裏演了。」

女人聽到說那個人已來，心一緊。男子說是只好在家裏扮演這戲了，女人笑。女人笑，就算承認丈夫的體面提議了。

「你去開門，我從後門出去好了。」

「你……」

「我非走不可！我到一點鐘以後就來，在一點鐘以內這戲得扮好，情節一拉長，我來的就不是時候了。」

外面門又在拍了。

「還是我呼喊救人，你再來！」

「就是這樣好，你不喊，我就不來。」

「那好極了，你走吧。」

他們接吻，彷彿用接吻作保障，兩人把保障得到，分了手，女子走到外邊去開門，男子消滅到廚房的角門邊，不見了。

女人把來客讓進客廳，又由客廳讓進房。

客是年青人，聽到主人不在家，興致非常好，胆也非常大。一個

年青人照例是以爲得來的方便是運氣。

女人同來客在一塊坐下，來客的行爲恰如主人所預料。時間慢慢過去，客也慢慢的把行爲變了。可是女人似乎忘記喊救命了，她居然讓這客人得到所欲得一切，她作了一件自己也覺得意外的事。她用了儼然報仇的心情，儘年青客人在身上撒野一些時間了。

客人出了門，在巷口便碰到了主人。

主人茫然了，客却紅了臉。然而兩個好朋友在這時節話自然應說的，於是客人先開口。

「哈，我等了你好老哥一點鐘，還不來，陪嫂子坐了很久……」

「是嗎，對不起，對不起，再坐坐吧。」

客人望望姨，說，「時間來不及了，明天再來。」

「不是特意來有點事商量嗎？」

「事是小事，明天我們在公園裏見好了。」

「甚麼時候？」

「下午七點吧。」

「好好，七點一定去。」

客人把同女主人約下的時間匆忙中又同男主人約下，也來不及反省，却忽忽走了。

主人回到家，見到太太睡在床上，裝已經睡眠，那一對枕頭却放到床正中腰下，忽然悟到了什麼，走到太太身邊，生着大的氣，大喝

了一聲旋即撲到太太身上去。

……

害得第二天客人在公園中等到九點，還不忍離開公園。這天真爛漫的人，還以為朋友夫婦之中必有一個人害了大病，所以不能如約到公園。

第三天，他就跑去查看這一對賢主人，才知道兩人都因為一種來得怪的病到醫院上藥換綑帶去了。

在道西岸瘦馬
縱使老樹曾稱
小橋流水人家
人

